

唐叔弢先生捐獻靈印選



天津市艺术博物馆编

唐叔弢先生捐獻璽印選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周叔弢先生捐献玺印选

天津市艺术博物馆编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天津市人民印刷厂印刷

责任编辑：李天庥 装帧设计：黄维中

1984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 8073·50291

定价：8.00 元

序

建德周叔孜先生，精鑑別，富收藏，其宋元精本古籍及戰國古鉢、秦漢印章，皆稀世之珍品。然而孜翁不惜以辛勤所聚積者，先後舉而歸諸公。其風義雅量，獨乎遠矣。

解放之初，孜翁舉所有宋元槧本秘籍與夫名人校本、稿本都若干部，捐獻國家，

今藏北京圖書館。該館準備專門編為書錄，
藝林重之，傳為美談焉。

十餘年前，致翁又舉所藏古鈐及秦漢
印章數百方捐獻天津市。今藏天津市藝術
博物館。近者該館來函，謂已遴選周老捐
獻之鈐印四百方，編輯成譜，由天津人民
美術出版社出版，屬為弁言。余既重叔致
先生品德之高尚，又喜古鈐印文字得公諸

世。其有益於學術者，豈淺鮮哉！余欣然
援筆以書其端。

余昔於館中觀覽，竊以為戰國官私銘
可以考釋古文奇字，旁及史料；秦漢印可
以考證地理、職官；嘗為文以釋古銘文字
留存館中。今寫此文，先從銘字之義述之
考《釋名》、《釋書契》、《璽、徒也、封物使
可轉徙，而不可發也。印，信也，所以封

物為信驗也。觀於《封泥考略》。中所載戰
國鈐之封泥及秦漢印之封泥，證知劉熙所
釋璽印之意義，精確不磨，且可據以匡正
許慎解說之偏。《說文解字》：「璽，王者之
印也。」段玉裁注：「蓋古者尊卑通稱，許此
語舉漢制也。」驗之古鈐，不論官私，無不
稱鈐，段說是也。考古鈐之鈐字，當是璽
之初字，而非璽之或文。《說文解字》：璽字

从玉，尢聲。尢从尢聲，尢尢同聲，此為
鈺詩尢聲之證。鈺从金與璽从玉同意。《說
文解字》：「鈕，印鼻也，从金，丑聲。璆，
古文鈕，从玉。」可證也。

余展讀此譜，略有所見，舉例言之。
張王君但室鈺，玉質而體大，文字多而精
誠為罕觀之品，此以少為貴也。故編者以
為壓卷焉。長車君鈺，體小而字美，此

以小為貴也。兩銘雖有不大之殊，固儼然如兄弟行也。「勿正閼銘」，考證閼字之特徵，闡名之意義，以鄂君啓節證之，定為戰國之楚制。「士戎兵器」銘，為蘆齋舊藏古銘之冠。考其文字無一不合於古文籀文，與戰國文字迥乎不同。而與春秋之秦公毀及秦獵碣文血脈相通，今定為春秋之秦制。此乃有關時代及國別者也。余意「士戎兵

器。鈇，鈇為兵器所繫之件，此與甬形，
左穀析木。鈇為衡杆之帽者，皆一物而兩
用者，古鈇別名，補可珍矣。韻。鈇，余
釋「珣珣」即《說文解字》「璧珣」之音轉，
而其意為祥瑞。此在古鈇言語鈇中為僅見
之品。《說文》：鈇，從力，士聲。乃《說文》
解字：「珣」字所從出，據此知許說「珣」从人
之非。此則有關文字者，皆為余昔年所考

釋者也。他如「右將司馬」錄，考古將、左將，始於戰國，而秦沿用之，秦有「左將中馬」印以及「左將」「右將」瓦當也。掌事一錄，「掌事」是周官之名稱，其職掌之事，見於《周禮》，而戰國沿用之。此乃有關職官者也。

秦代官印，傳世較少。此譜所收秦印，有關於考證者，如「少內」印，考《漢書》

百官公卿表。有「少府，秦官」之記載，而無「少內」。印文篆書之廉悍，直逼秦詔版，益足證其為秦印也。如「蜀郡倉印」，印有田字格，文字出於鑿，此皆為秦印之特徵。考漢有「郡邸長丞」，為「大鴻臚」屬官，而未言秦之制也。漢官印罕見者，如「君侯之璽」，考《漢舊儀》：「列侯為丞相、相國，號君侯。」殺翁曾語我：「此為子

印、買時母印已失。余謂母印當是君侯之
姓名。漢書百官公卿表：列侯為丞相者共
有六人。惜母印已久佚失，不知此君侯為
何人矣。

此譜收新莽印章頗多，為他譜所罕有。
今略舉可補史書未及者。如「偏將軍印章」
及「偏將軍理軍」印，偏將軍見於《漢書》
王莽傳：「而偏將軍理軍，則為《王莽傳》」。

所未載。又如「納言右命士中」印，納言
命士雖見於《王莽傳》，然命士之有右，有
左，亦為《王莽傳》所未載。所謂右命士
中之「中」，蓋右命士有等級之別焉。又如
「越青邑君」，從弟陳直嘗考為莽印。此印
尚未顯著，時表而出之。以上有關職官者
也。

漢人私印，佳品亦多，《楊惲》、《范式

「張武」之屬，皆為歷史人物見於班、范兩書者也。又如漢「廿二日唯印」，印側有「劉仁」二字，為唯官之姓名。此為唯官封公牘之印，與「赫連象館印譜」中「廿八日騎舍印」可以比美，印記之有日期，所以防傳遞公牘之遲誤也。此殆為今日郵戳之鼻祖乎。「趙訓子產印」，印文長達三十字，字與辭二者並美，而辭句意義同於漢

鏡銘。此為吉語印之殊尤，亦流傳有緒者也。至若隋唐官印，則有「觀陽縣印」、「桑乾鎮印」、「振武軍請受記」等，皆可資考證著錄者也。

綜而言之，此譜內容豐富，可為研究古文、字學、歷史學、考古學之資料。此則無庸覲縷者也。而印入篆印，則有大小二篆、朱文、白文，各極其妙，美不勝收，苟

能取法于斯。庶幾攝於眼而應於手乎。今
茲舉例，序述一二，作為弁言，並以就正
於叔殺先生。他山攻錯，益我多聞。佇企
讀者之啓發焉。

公元一千九百八十三年三月，陳邦懷寫於
北京，時年八十有七。